

南征散記

穆青著

長江日報文藝組編

武漢通俗圖書出版社刊行

南 征 散 記

穆 青 著



長 江 日 新 文 藝 組 編

武 漢 通 俗 圖 書 出 版 社 刊 行

出版編號 0007

南 征 散 記

編 輯 長 江 日 報 文 藝 組
作 者 穆 青

出 版 者 武 漢 通 俗 圖 書 出 版 社
漢 口 中 山 大 道 一 二 〇 九 號

總 經 售 民 華 書 店 中 南 總 分 店
漢 口 黃 興 路 二 五 號

承 印 者 廣 文 書 店 印 刷 廠

• 一 九 五 〇 年 十 月 初 版 •

(1—5,000)

基本定價2.50

產生更多的創作和評論

長沙日報文藝組

『大眾文叢』編輯例言

爲着紀錄中南區人民的生活和鬥爭，我們編輯這套『大眾文叢』。

中南區人民有長期的革命鬥爭歷史，隨着解放戰爭的勝利，中南區廣大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展開了轟轟烈烈的生產建設工作，熱火朝天的羣衆翻身鬥爭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保衛人民祖國，擁護世界和平的運動。在人民羣衆中，到處存在着英雄人物和偉大事績，其熱烈、雄偉、動人之處，史無前例。這是中南區文藝工作者豐富的創作源泉，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我們熱誠的期待着產生更多更好的反映中南區工農兵鬥爭生活的作品。我們編輯『大眾文叢』，一方面爲着推廣這些作品，另方面也希

望能起一點鼓勵新作品出世的作用。

我們主要的編選發表在長江日報『文藝』專刊上的作品，但是對於其他作品，只要是反映中南區人民生活，或推動工作、提高羣衆思想覺悟的作品，也擬適當編選。所選作品的體裁，包括小說、詩歌、戲劇、通訊報告，說書詞以及其他。我們尤其歡迎用羣衆語言和中南區民間形式創作的作品。照顧到出版的及時和讀者的方便，本叢書每冊中蒐集了同一體裁或同一主題的作品，約三萬字左右。

爲着發展和推動創作運動，需要加強文藝評論工作，尤其是具體、通俗的評論。我們希望『大衆文叢』中將能有相當數量這類的著作。

我們歡迎投稿！並歡迎讀者向本叢書推薦作品及提供意見。

目錄

界嶺夜雨	一
良田鎮的無名女英雄	八
在軍部指揮所	一三
五峯山上的俘虜圖	二一
在河南故鄉	二七
淮河兩岸	三三
穿過大別山麓	四〇
湘鄂道上	四四
長沙的嚮導	四九
平江人民的血淚	五五
熱情澎湃的長沙城	五九
十里長鞭	六六
飛馳在南線的汽車兵團	七〇

界嶺夜雨

去年十月十二日，正是湖南衡（陽）寶（慶）殲滅戰勝利結束的第一天，我隨着軍政治部臨時組織起來的一個蔣匪俘虜收容隊一起趕往前面師裏去。這是一個不滿三十人的小小的隊伍，由一位姓蘇的祕書率領着，從軍部到師部全程是八十里，全都是些崎嶇的山林小路，一尺多寬的青石板，像一條線一樣纏繞在叢山峻嶺間，曲曲折折非常難走，但這樣的路，在南方山地說起來，已經是相當開闊的了。

下午一點鐘左右，我們到達了靈官殿，這地方在過去曾是一個很大的集鎮。但是經過一陣山洪，再加上白匪撤退時無情的搶掠轟炸，目前已呈現出異常荒涼的景象。街上很少有老百姓，破傢具爛稻草挑的滿街都是，四天以前我們的部隊曾在這裏釘住了逃跑的敵人，靈官殿的名字在軍事地圖上，在

無線電話裏，一時是那樣的吸引人們，而如今不滿一百個小時，它却被扔在人們的腦後，精彩的殲滅戰早已從這裏向南推移了四十餘里。

在村裏稍事休息我們又繼續趕路，原打算當天晚上趕到師部的宿營地。

不巧天忽然下起雨來，開始很小，以後就愈來愈大，滿山遍野都被一層灰濛濛的雨霧籠罩着。在南方山地行軍，我們是最討厭下雨的，特別是那種青石小路，平常就不好走，一下雨更滑的厲害，不小心誰都會滾下山澗裏去的。在這種情況下，人還好辦，牲口就簡直無法走。我的飼養員同志在後面走一步罵一步，結果還是翻了兩次馱子，人馬都滾得滿身是泥。雖然我們都還帶着雨衣雨傘，但不到一小時，大家都變成了落湯鷄。被黏掉鞋子的，摔掉帽子的以及跌傷腰跌傷腿的一個接着一個。我的雨衣漏水，裏裏外外的衣服全濕了，沿着帽子滴下來的水珠，一直從頸子裏鑽進去，那滋味實在難過。鞋子因為屢黏屢掉，索性就光腳走起來，誰知道這樣更糟，更滑得沒辦法，一

路上跌了六七跤，好容易走到銅鑼坪，那種狼狽像簡直無法形容了。

在銅鑼坪大家整頓一下，天已經不早了，但雨仍在一個勁的下着。問問當地羣衆，據說距師部的住地還有三十里，而且過去的界嶺，就是一個上七下八（里）的大山。當時有些同志猶豫起來，但大多數人還是主張向前趕路。

走不多遠雨下得更大了，而且雷聲在四周的山頭上轟鳴着，電光在我們眼前幌來幌去，山裏的天色是愈來愈暗了，這一帶雙峯挾持，山路陡峭，形勢十分險惡，一路上差不多到處都可以看到戰場的景象。國民黨匪徒們曾經在這一條狹長的山道上佈置過好幾層防禦，樹枝子，門板，石塊，成網的稻草，老百姓的傢具都被他們拿來修築工事了，但結果一道也沒有守住。相反地他們在沿途山坡上，稻田裏，谷溪間……却到處亂丟着各種各樣的物品，其中最多的是鋼盔、膠皮鞋、日記本，女人照片、電線，破衣服以及一堆堆不知燒什麼的灰燼。看樣子就完全可以想像匪徒們逃跑時的那種狼狽情

形。

這種戰場圖畫，對於我們說來似乎是一個鼓勵；雖然雷雨交加，山路泥濘難行，但大家仍毫不畏懼的前進着，希望能很快趕到前方去。傍晚時候，好容易走到了界嶺，牲口統統掉了隊。同時由於夜色來臨，我們只好暫時住下來。

界嶺曾經是這次作過戰的地方，老百姓還沒有完全回來，我的房東看見我淋得一塌糊塗，冷得發抖，連忙生起火來讓我烘烤、不久牲口趕了上來，於是烤火、做飯、鋪稻草、放警戒忙亂了一陣之後，我便帶着極度的疲勞睡去了。

這時天色已完全黑了，有兩個担挑子的商販打着雨傘走了進來，一看見我們有人在這裏睡下便又挑着貨物出去，這許多日子，我們看見過不少這樣的行商小販，他們有時簡直是跟着我們隊伍做生意，隊伍在那裏一住下來他

們就担着貨物來了，其中大多是賣油、鹽及其他一些食物和日用品的，在新區行軍作戰的環境下面，他們的確也給部隊不少方便，有些甚至從好幾百里以外的後方趕來的，並且他們做買賣有一個特點，只要人民幣不要銀元，因而貨物一來就銷光，跑上幾趟總能賺不少錢。部隊也很歡迎他們，叫他們做『擁軍商人』，可是我沒有想到他們竟在這樣的雨夜裏，跑到離戰場這樣近的地方來。

他們出去不久，接着又有一個燈籠出現在門口，一個老鄉打着傘拿着口袋從我們身邊走過去，在房東的屋子裏我聽見他說：『起來，我們還得趕緊給軍隊籌糧去。』一會兒房東跟他一起出來了，我問他們到那去籌糧，他們說附近的村子，我說這樣黑的夜，這樣大的雨怎麼能走呢？他們笑了笑對我說：『前方明天就沒有吃的了，籌糧隊的同志剛剛來過，你們隊伍都不怕雨，我們怕什麼。對不起打擾你們休息了。』簡單的幾句話，說得我非常感

動。

半夜時候，雨聲停止了，我剛剛睡熟，忽然又被一陣吵嚷聲驚醒，那時屋子已點上臘燭，我看見門口有許多人在忙亂不停，原來從前線下來的傷兵被連夜送到這裏來，爲了安置他們，我們的隊伍以及全村的老百姓統統起來了，每間房子裏幾乎都點起火堆來爲傷兵們烘烤。許多抬担架的戰士和羣衆正到處想辦法給傷員同志做飯吃。我們的房子裏安置了三付担架，三個都是腰部負傷的重傷號，他們安靜的睡在担架上瞧着火堆，瞧着那水濃濃的雨布，連哼也不哼一聲。我問他們吃飯了沒有，他們搖搖頭，起初護送他們的担架員衛生員同志簡直給他們找不出什麼好吃的東西來，只好用糙米煮些淡而無味的稀飯，甚至連點鹽粒也沒有，當他們把飯碗端到傷員面前時，還小聲的安慰着說：『同志明天到後方就好了，現在什麼也沒有買的。』當地老百姓看到這情形後，立刻自發的進行了一次慰勞，他們紛紛從床底下，屋角

裏挖出了不少的臘肉和雞蛋，一個老太婆把帶土的雞蛋拿給傷員吃時，她說：『廣西糧子』（註）打了我幾回，我也沒給他們，我是留給解放軍的。』以後我躺在稻草鋪上，看着羣衆爲傷兵同志們的休息和飲食出出進進，聽着窗外又重新飄落的夜雨，很久不能入睡，我想新區前線的羣衆在這艱苦困難的戰場之夜所表現出的意志和行動，正說明着我可愛的祖國在這偉大的年代，人民是怎樣飛速的轉變和前進呵……。

（註）「廣西糧子」。乃湖南羣衆對桂系匪軍之蔑稱，糧子是當兵吃糧之意。

良田鎮的無名女英雄

在蘇聯愛國戰爭期間，我曾經讀過蘇聯著名女英雄卓婭的故事，也曾爲她那種崇高的愛國氣節所深深感動，當時我想，在我們偉大的革命鬥爭中一定也有許多類似卓婭那樣可歌可泣的事實，果然，在這次隨軍南征的採訪中，我終於發現了一個。

當我軍進擊至衡陽周圍時，湘南地下黨的同志曾經告訴我這樣一個動人的故事：那是在一九三五年的夏天，郴縣良田鎮有一個十八歲的女共產黨員（祇知道姓梁却記不得叫什麼名字了），不幸被當地的反革命武裝剷共義勇隊捉去了，由於她年輕貌美，當時剷共義勇隊的隊長很想威迫她屈服下來，給自己做小老婆，於是想盡各種辦法，動員了很多人去勸說她。這個說：『紅軍也走了，你們的組織也被破壞了，山上沒有人沒有糧，房子統統燒光

了，你還有什麼幹頭呢？」那個說：『只要你答應嫁給隊長，不但死不了，還要享一輩子福，你不爲自己難道你不爲你孤寡的老母親想想。』甚至還有人說：『共產黨到那裏都要被殺頭的，隊長這樣做正是爲了要救你，你難道想不開嗎？』類似這樣無恥騙人的言語，他們幾乎都想到說盡了。但我們的女英雄總是罵不絕口，實在氣憤不過的時候，她總是說：『我就是共產黨，你們要殺要絞隨便好了，閉上你們的臭嘴！』

一連幾天，這位剷共義勇隊隊長見軟的沒有辦法，便開始用刑罰來折磨她，鞭子、老虎橈、辣椒水、紅鐵絲差不多樣樣都試過了，但她從沒有表示過一點動搖，當匪徒們每一次把她從刑具上抬下來時，只要有一點氣力，她總是罵不絕口，她說：『總有一天我們能報仇的！』

最後，匪徒們又想出了一個最毒辣的手段，把她的母親也捉了來，讓他親眼看着她的女兒怎樣挨打受刑，並且告訴她說：只要她能讓她的女兒答應

嫁給隊長，馬上就可以放出去，而且還有許多說不盡的好處。否則，立刻綁出去殺頭。可憐這位孤寡的母親，爲了拯救她惟一的女兒，不忍再看她忍受那殘酷的毒刑，便痛哭流涕的抱着她遍體鱗傷昏迷不醒的女兒，答應了匪徒們的要求。可是當她的女兒清醒過來的時候，却堅決地回答她說：『媽媽，你忘記爹是怎麼死的了嗎？讓我跟爹一塊去吧，不要怕，你一個人活下去，活着給我們報仇！紅軍一定會回來的！』

從此，匪徒們便把她關在一間黑屋子裏，兩三天不給她飲食，而她們十八歲的女英雄却一直在那裏腳鐐手鐐的叮噠聲響，從容地慷慨高歌。可是，即令如此，匪徒們對她仍不死心。有一天，當他們斬殺其他一些革命志士的時候，也把她一同拉了出去，企圖用一次恐怖的陪斬，來使她最後屈服。那是一個多麼殘酷的場面啊！當她的周圍，血泊滿地人頭亂滾的時候，當她親愛的媽媽發出慘厲的呼喊撲在她的身上的時候，那個匪徒隊長却攔住

劃一手的鋼刀，猶笑的站在她的旁邊向她說：『只要你肯嫁給我……』

這時候，這個十八歲的女孩子，沒有變色，沒有流淚，她勇敢的推開自己的媽媽，向敵人高聲痛罵起來：『我是一個共產黨員，你是什麼東西！你是狗，你是一條反革命的狗！』

兩天之後，她的頭顱終於被懸掛在良田鎮上，全良田鎮的人民，每看到這個莊嚴倔强的面孔，無不爲之痛哭流淚，據觀看過她行刑的羣衆說：她死前曾高唱國際歌，呼喊中國共產黨萬歲！並且告訴大家說：『革命一定要勝利，紅軍一定會回來的！』

如今，人民解放軍果然勝利地回到了南方，在這位女英雄殉難地的附近，我聽到這悲壯的事蹟，不禁爲之深深感動，雖然當時我用盡了一切方法，我沒有採訪出她的名字，以及關於她殉難前後的更多材料，然而我覺得我完全有責任把這位無名女英雄的烈蹟和精神，報道給全國的人民，讓我們在慶